

险海沉浮

韩兆若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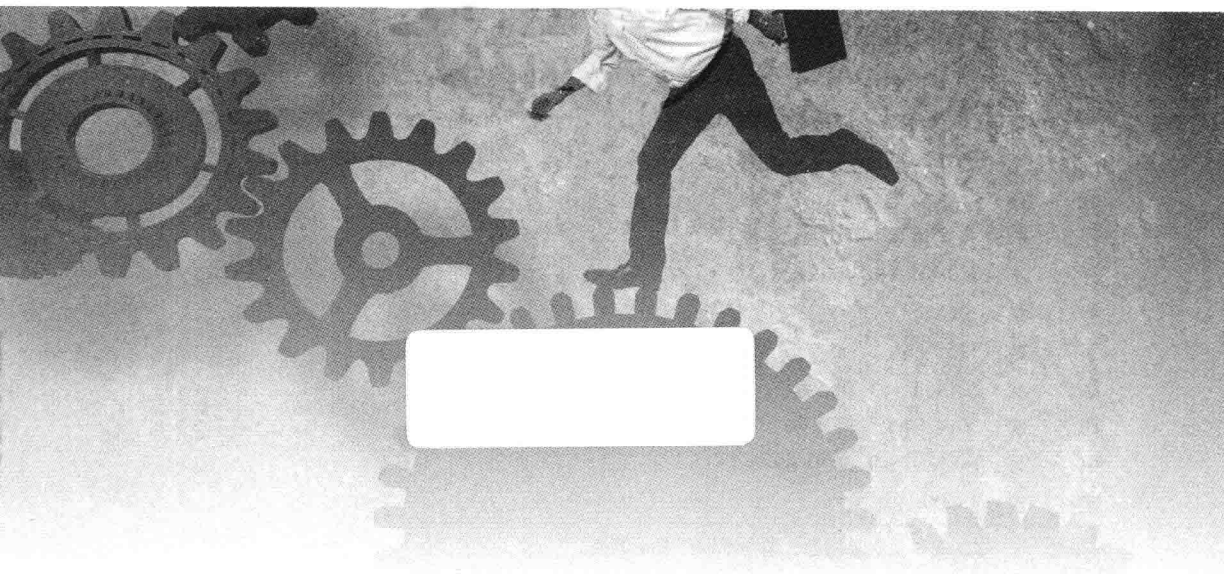
矛盾的情感，非议的行业，荒诞中理性求索
中国式保险，中国式人生，中国式百感交集

韩兆若保险系列作品终极篇
一部耐人寻味的中国保险业断代史

当代世界出版社

险海沉浮

韩兆若 / 著



当代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险海沉浮/韩兆若著.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14. 9
ISBN 978-7-5090-0985-7

I. ①险… II. ①韩…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52044 号

书 名: 险海沉浮

出版发行: 当代世界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复兴路 4 号 (100860)

网 址: <http://www.worldpress.org.cn>

编务电话: (010) 83908456

发行电话: (010) 83908409

(010) 83908455

(010) 83908377

(010) 83908423 (邮购)

(010) 83908410 (传真)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325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090-0985-7

定 价: 3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目 录

第1章	保险的意义	1
第2章	冲 突	14
第3章	明争暗斗	22
第4章	博 弈	31
第5章	左右为难	41
第6章	寻找“余则成”	49
第7章	第70号文	59
第8章	回马枪	68
第9章	打假创铁	77
第10章	悲欢离合总关情	88
第11章	真情如何了却	94
第12章	心 问	102
第13章	费 用	109
第14章	保险的尴尬	118
第15章	算 计	126
第16章	魏经纶的困惑	134
第17章	夜半敲门声	141
第18章	连环交易	148
第19章	恋上“大富豪”	158
第20章	夜探陈艳艳	166
第21章	幸福的烦恼	175
第22章	“直电”大战	182

第23章	“夜审”杨山坡	191
第24章	“寒流”来袭	202
第25章	身陷漩涡	211
第26章	荒唐抉择	220
第27章	纠 结	226
第28章	新棋局	233
第29章	厄运频袭	241
第30章	大调整	248
第31章	魏经纶“上调”	254
第32章	笔 战	264
第33章	李冬冬再嫁	271
第34章	逃离滨城	279
第35章	“服务”升级	290
第36章	硝烟再起	299
第37章	“三家村夜话”	309
第38章	魏经纶离职	318

第1章 保险的意义

雪在下着，好像没有停下来歇一歇的意思。

风又起了，从西北方向呼啸而来，疯狂肆虐着大地。

窗外挂满冰凌的大白杨树，寒风中瑟瑟地抖着，不停地发出令人心焦的呻吟声——咯吱……咯吱……

一只黑色老鸱，如一名醉汉扑棱棱地飞到大白杨树上停靠了一下，发出两声凄惨尖刻的叫声后，又在昏黄灰暗、云漫天低的风雪中消失了。

……

李冬冬静静地立在窗前，呆呆地望着窗外那漫天飞扬的雪花，和寒风中那盏发着微弱光亮的摇曳着的孤灯，不禁打了个寒噤，一阵莫名其妙的恐惧袭上心头，两行滚烫的热泪顺着瘦削的脸颊慢慢地流了下来……

文惠静静地来到李冬冬的身边，怔怔地望着默默抽泣的女儿，禁不住也老泪纵横。

“晓滨走了，把一切都留给了你，你要尽快坚强起来，不为别的，你得为迪迪想想。”文惠拉着女儿的手在床沿边上坐了下来。

“人得信命！既然命运如此安排，不面对又能如何？我和你爸都老了，可你的路还长着，为了孩子，也为了这个家，你一定要振作起来。”文惠劝道。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这是规律，也是人生，任何人都无法抗拒。冬冬，晓滨已经走了，你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勇敢地面对眼前的现实，尽快从晓滨离去的阴影中走出来。”听到妻子和女儿谈话，父亲李品木从外面走了进来。

“晓滨已经走了一周了，等雪停了，天气好了，我陪你去看看他，跟他说话，把你想说的话全说出来。”李品木说。

天一亮，李冬冬穿上一件厚厚的衣服，跟文惠说了一句“我出去走走”后，就踏着厚厚的积雪，嘎吱嘎吱地出了门。

文惠想追出门外，问李冬冬去哪儿，被李品木制止了。

“让她出去走走吧，难得今年有这么一场大雪，老让她憋在家里怎么能行？”李品木劝妻子道。

“前几天的雪还没融化，紧接着又下了这么一场大雪，路滑雪厚，你让她去哪儿走走？晓滨走后，她没睡过一个囫囵觉，整天迷迷糊糊的，出门万一摔着碰着伤着怎么办？”文惠说着，就要穿衣出门追赶李冬冬。

李品木最终还是劝阻了文惠，他实在不愿意女儿老是憋在家里不愿意出门见人，他想让女儿趁着雪大人稀的时候出去散散心，心情兴许会好一些。

李冬冬出门没多大会儿，魏经纶就敲门进来了。

“叔叔，阿姨，冬冬呢？这几天没回家里来住？”没看到李冬冬的影子，魏经纶迫不及待地追问起来。

文惠说付晓滨走后，李冬冬和付迪就搬回她们家住了。搬回家居住以来，李冬冬就天天窝在家里，门也不出，话也不愿意说，整天以泪洗面。

“这种鬼天气，你说一大早她能去哪儿？可别再出什么事情了！”文惠有些不满地看了丈夫一眼。

李品木嘴上虽说没事，但心里还是有些惴惴不安。

看到文惠心烦气躁的样子，魏经纶重新穿上刚脱下来的鞋子出了门，出门时反复安慰文惠和李品木不用担心，说他一会儿就把李冬冬接回家来。

大街上人少车绝，远处除了有几个孩子在喊着笑着，堆着雪人打着雪仗，再也看不到有其他行人了。

“这么大的雪她能去哪儿？”魏经纶虽然知道李冬冬有喜欢逛商场的习惯，但他断定这个时候她绝对不会也不可能有心情去逛商场的，况且市内绝大多数商场都因雪关门歇业了。

难道去了公墓？一念闪过，魏经纶又否定了自己的判断：公墓虽然距李冬冬父母家住的滨城一中只有不到两公里的路程，但在这种恶劣的天气，李冬冬不会一个人跑到那种鬼地方。因为她是一个十分胆小的人，阳光明媚的日子，未必一个人敢跑到公墓里去，何况这样一个连乌鸦都不敢露头的天气。

“没去公墓她能去哪儿？难道去了杨山坡家？”魏经纶掏出手机拨通了杨山坡的号码，得到的答复是否定的。

“说不定她真的看付晓滨去了。”魏经纶一边想着，一边小心翼翼地朝滨城公墓方向行进。

越走魏经纶越感觉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因为一串清晰的脚印一直延伸向公墓方向，从脚印的大小、步伐的长短，他断定这些足迹是李冬冬踩出来的。这样的天气，除了李冬冬，有谁会去那种鬼地方？

魏经纶明显加快了步伐，一路上摔了多少个跟头自己也记不清楚了。

看着魏经纶吃力地爬上来，李冬冬嘴唇动了动，眼泪扑簌簌地落着。

魏经纶掏出手机跟李品木夫妇报了一声平安，让他俩不用担心。

李冬冬蹲在付晓滨的墓前一动不动，要不是那张被寒风吹得如紫薯般的脸和那一缕飘来飘去的头发，她俨然成了一尊蜡像。

魏经纶把自己脖子上的黑白方格围巾给李冬冬系上，然后静静地陪着她。

“回去吧，等天气好了，咱俩再一起来看老付好吗？”魏经纶小心翼翼地商量道。

“嗯！”声音好像从李冬冬的鼻翼中传出。

“回去吧，叔叔和阿姨都在家担心你。”

“嗯！”

“这里风大，千万别感冒了！”

“嗯！”

李冬冬的回答始终是那一个“嗯”字。

“别这样，你如果老这样的话，老付在那边也不会放心的。”魏经纶说着，上前扶起了李冬冬。

魏经纶拉着李冬冬下山，到达李家的时候，已是中午十二点半多了。李品木和文惠正焦急地在客厅里踱来踱去。

“这么冷的天去哪儿了？”看到李冬冬和魏经纶进来，文惠关心地问道。

“在外面走了走。”李冬冬换上棉拖鞋径直进了自己的房间。

“去哪儿了？”文惠又小声问了魏经纶一句。

“去晓滨那里看了看。”

“这么冷的天气跑到那种地方干什么？傻呀？”文惠不满地嘟囔着。

魏经纶笑笑，没有说话。

“我包了水饺，三鲜的，这就去煮，一会儿就好。”文惠一边往腰上系着围裙，一边端起刚包好的水饺往厨房里走，她知道魏经纶跟李冬冬一样都喜欢吃水饺。

魏经纶推辞说家里还有点事，就不留下吃水饺了，等有机会再来品尝文惠的手艺。

李品木生气地把魏经纶按坐在沙发上，让他无论如何也得吃完再走。

魏经纶不自然地笑着，说家里确实还有事。

李品木批评魏经纶自从去省城工作以后感觉不如以前实在了，再怎么忙，也差不了这一顿饭的工夫。

两人正僵持着，李冬冬换好衣服从房间里走了出来：“就那么忙？你就不能陪我爸喝两杯？”

魏经纶尴尬地笑笑，神情不自然地又坐回了原位。

李品木跟魏经纶一边喝着烫得热乎乎的酒，一边东一句西一句地聊着。李冬冬一声不吭，只是不停地向魏经纶的碗里夹菜和水饺。

魏经纶回到家时已是下午三点多钟了，柳叶独自一个人躺在沙发上正迷瞪着。

“怎么不去床上睡？可别感冒了。”魏经纶一边说着，一边走到沙发边，伸手摸了摸柳叶的额头。

“不回来吃饭怎么也不打个电话？我想给你打个电话问问，害怕你们不方便。”

“上午反应得厉害吗？”魏经纶说着挨着柳叶坐了下来。

“还行。她怎么样？”

“谁啊？”

“还能有谁？你上午不是去看李冬冬了吗？”

“情绪不好。上午她去了城北公墓，李校长和文阿姨让我帮忙去找她。雪太厚，两位老人出不了门。”

“上午没顾得上往家里打电话，没生气吧？”魏经纶笑嘻嘻地问道。

“生什么气？我有那么小心眼吗？人遇上了难，最需要别人关怀安慰了，这个时候多去关心关心人家也是应该的。”柳叶虽然嘴上这样讲，但心里还是

感觉酸溜溜的。

“还是人民教师通情达理。再者，肚子里有咱们的小宝宝，你可没有权力随便生气呀！”说着，魏经纶把耳朵贴到了柳叶的肚子上。

柳叶说：“谁想到老付那样一个活泼开朗的人说没就没了，把痛苦和责任都留给了李冬冬。唉！”

“人有旦夕祸福，谁也保不准哪天会出什么事情，所以活着的时候一定要珍惜彼此的缘分，珍惜现在的生活，千万不能计较一时一事的得失，尤其是我们这些有家室的人。”魏经纶深有感触地说。

“老付是为救客户死的，应该算是因公牺牲，你们公司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照顾好人家的老人和妻子儿女。你是老付的哥们，过去又跟李冬冬是同事，还曾经有那样一段美好的回忆，以后你可要多帮帮人家呀！”柳叶诡异地笑着。

“俗话说，男酸女辣，看你特爱吃酸的样子，我断定你怀得准是儿子。”魏经纶表面上像是在开玩笑，内心里还是有些埋怨柳叶：人家出了那么大的的一件事情，你还有心情拿人家开玩笑！

“看来买份保险还是有必要的，一旦有什么意外，多少也能给父母、孩子们留下点什么。”柳叶叹道。

“保险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意外发生时能为亲人留下点什么，还在于人在危难之际能够得到及时的帮助。它就好比是汽车的备胎、晴天里的雨伞，有备无患。所以说保险既是一种人生保护，也是一种生活态度。”魏经纶说。

“可中国人大都对保险不够了解。要不是你在保险公司工作，我也不可能主动去关注保险。也可能因为你在保险公司工作的缘故，所以我们在办公室没事聊天的时候经常聊起保险的事情，大家都认为保险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买了没什么太大的作用，不买也没什么太大的影响。要是中国人都跟老外那样认识到保险的意义，把保险作为一种生活必需品，自觉自愿地购买，你们公司的业务可能就没现在这么难做了。”柳叶说。

“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对保险不了解，许多有识之士很多年前就对保险作过精辟的阐述。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胡适先生就在《申报》上发表过一篇关于保险的诗歌，老付出事以后，我专门又把那首诗抄下来认真地背了几遍，细细品味，感觉胡老先生对保险理解得太深刻太到位了。看了胡

老先生的诗歌，我才真正意识到，保险不仅仅是为人们提供了一份保障，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魏经纶说着，把前两天重新抄过的胡适的诗找了出來。

柳叶接过魏经纶递过来的笔记本，小声读了起来：

保险的意义，
只是今日做明日的准备；
生时做死时的准备；
父母做儿女的准备；
儿女幼时做儿女长大时的准备；
如此而已。
今天预备明天，
这是真稳健；
生时预备死时，
这是真旷达；
父母预备儿女，
这是真慈爱。
能做到这三步的人，
才能算作是现代入。

柳叶读完，像忽然想起什么似的问了一句：“你们整天向别人推销保险，你们的员工都购买保险了吗？”

魏经纶尴尬地笑笑，神情黯然地说：“要是公司早为员工都购买上商业保险的话，老付的事情处理起来就不会那么难了，直接走赔案先赔一部分就是了。虽然公司为员工购买了工伤保险，但赔偿手续比较繁杂，什么时候赔付下来，最终能赔付多少钱，还真是个未知数。唉！”

“保险公司就是卖保险的，自己的员工都不买，怎么能说服别人呢？”柳叶十分不解地摇着头。

“市场竞争太激烈了，公司有限的一点点费用都投入到业务竞争上去了。以前省公司也曾研究过给员工集体购买保险的事情，可研究来研究去到底还是没能拿出那部分钱来。唉！”

“绝对不是钱的问题，关键还是领导的思想认识问题。领导带头给家人都买了保险，把用在请客吃饭的钱花在刀刃上，上行下效，风气就扭转了。我建议把胡适的诗装裱在你们公司最醒目的位置，每日吟诵三遍，保险公司的领导先带头做一个现代人吧！”柳叶郑重其事地说。

魏经纶笑笑，说道：“中国是一个美食大国，美味诱人，请客吃饭肯定禁不了，尤其是我们这些干保险业务的。”

柳叶说他们学校刘老师的儿子在美国纽约一家公司从事销售工作。听他讲，在美国只要你产品好，价格适中，服务能跟上，客户的工作就比较容易做，不需要像你们保险公司那样天天请客送礼、迎来送往的。

魏经纶说在欧美国家，别说大多数公司没有公共招待费预算了，就是有，他们也不敢像在中国那样天天胡吃海喝。业务员偶尔请客户吃顿饭，也都是自掏腰包，且十分简单。在中国做业务尤其是做保险业务，请客送礼是基本动作。业务能不能做、做得了做不了暂且不论，吃吃喝喝、收收送送是必须首先要做的。好不容易把客户请出来了，钱花不到位，少了海参鲍鱼、鱼翅燕窝之类的高档菜，请客者不好意思，被请者也感觉没面子。

次日，一大早，杨山坡就打电话约魏经纶中午一起吃饭，魏经纶正好有事也想找杨山坡商量，就爽快地答应了。

两人在距魏经纶家不远处的一家火锅店见面。因为柳叶妊娠反应厉害，什么也吃不下去，加上路滑危险，魏经纶没让她一同前往，所以杨山坡也没带妻子白雪来。

魏经纶与杨山坡一边涮着火锅，一边东一句西一句地聊着，他俩说得最多的还是李冬冬和付晓滨。

魏经纶说他远在省城工作，十天半月才可能回滨城一趟。李冬冬那边的事情平时还得请杨山坡多关照一下，总归他俩跟李冬冬和付晓滨一起进的保险公司，是好朋友，两人又跟付晓滨搭过班子，于公于私都有义务替付晓滨照顾好李冬冬和孩子。

杨山坡说关心照顾好李冬冬母女是公司义不容辞的责任，但照顾得再好也代替不了付晓滨。杨山坡说，晓滨一走，滨城公司的班子成员就剩下他、姚东风和安山三个人了。安山过去一直从事办公室工作，对保险业务不熟悉。姚东风虽然熟悉保险专业知识，但决策能力一般，做人不够坦荡。杨山坡担

心付晓滨一走，他跟姚东风的关系就更难处理好了。他感觉姚东风对自己一直心存成见，时时刻刻提防着他。

魏经纶叮嘱杨山坡一定要跟姚东风和安山处好关系。市场竞争如此惨烈的情况下，如果班子不团结，不能形成合力，就很难在经营发展方面有大的突破。

魏经纶一再提醒杨山坡，业务发展再怎么困难，也一定不要在合规管理工作方面出现大的问题，如果在该问题上再栽一次跟头，个人在公司有没有发展前途是小，以目前的市场形势，能不能保住饭碗都很难说。

杨山坡说下半年以来，公司做了许多违规经营的事情，存在着如阴阳单、截留保费、套开发票、小金库以及假赔案、水分赔案等触碰监管红线甚至违法的问题。但如果不这样做，就无法应对市场竞争。

魏经纶一脸严肃地听完，一再提醒杨山坡并要求他提醒姚东风，千万不要在违规问题上做得太过了，否则风险隐患就太大了。

两人又聊到了对付晓滨的赔偿问题。

魏经纶说高速公路一开放，他就赶回省公司。第一件事情就是督促总经理室尽快研究对付晓滨的死亡赔偿问题，人都没了，不尽快给人家孤儿寡母一个明确的说法，于情于理讲不通。

他分别找公司领导白宗仁和李梦香询问对付晓滨的死亡赔偿问题，并吓唬二人说付晓滨的父亲和妻子、孩子准备近期来省公司找领导们讨要说法。

李梦香答应尽快组织召开党委会议，研究付晓滨的赔偿问题，并且让魏经纶一定给付晓滨的家人捎句话，让他们少安毋躁，千万别来省城。

“付家人已经够厚道的了，否则的话，也不会什么要求都没提，就先同意处理付晓滨的善后问题。”李梦香和白宗仁都感慨道。

了解到李、白二人惺惺作态的样子，魏经纶厌由心生：既然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不尽快研究解决呢？一名地市公司的班子成员死了尚且如此，要是一名新员工出现意外那还不知要拖到何时呢！

对付晓滨死亡赔偿问题，最着急的当属魏经纶了，因为付晓滨死后，李冬冬及其家人在事先没与公司提出任何要求的情况下，就匆匆把付晓滨送走了，除了有对组织信任的因素以外，更多的是因为对魏经纶的信任。李冬冬和付晓滨的父亲都坚信，付晓滨身后的事情，魏经纶不会撒手不管的，一定

会全力帮助妥善处理好的。

魏经纶回到省城的第三天，李梦香主持召开了省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议题主要有三，其中一项就是研究付晓滨的赔偿及身后处理问题。

会议开了接近一天的时间，最终确定付晓滨的总赔偿限额为三十万元，工伤保险赔偿不足部分，公司通过赔案的形式一次性给予补齐，其他问题公司不再负责。

会议一结束，白宗仁就受总经理室的委托找魏经纶谈了话，让魏经纶负责把总经理办公会议研究的意见通知李冬冬及其家人。

魏经纶面露难色地说三十万元的赔偿限额估计付晓滨的家人很难接受。他说付晓滨是为救客户和公司的一名查勘员而死的，属于因公牺牲，一个鲜活的生命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就值三十万。

白宗仁说就因为付晓滨是因公出的意外，所以公司才能通过工伤保险这个途径解决一部分。他说人事部门大体测算了一下，工伤保险赔偿大约在十五万元左右，公司要通过变通费用或者通过赔案的形式补齐剩余的部分。由于受市场竞争的影响，公司能用的费用全部补贴到业务发展和市场竞争上去了，从行政费用中很难挤出二十万元。由于公司未办理商业保险，无法堂而皇之地通过保险的形式赔偿，只能通过假赔案的形式套取出部分资金，而通过假赔案套取费用是严重违反监管要求的，如果不是万不得已，公司总经理室是不会出此下策的。白宗仁要求魏经纶一定要跟付晓滨家人解释清楚，请他们充分体谅公司的难处。

回到办公室，魏经纶思考了很长时间都感觉无法把总经理室的决定通报给李冬冬。

他认为，既然已经通过假赔案的形式做出二十万元了，那完全可以多做出些来，二十万元跟四十万元、五十万元没有本质区别。魏经纶清楚，全省为应对市场恶性竞争，通过不正当方式套取的资金每年都不会少于三四千万元。为了加深与客户的感情，一年仅吃吃喝喝、跑跑送送就将近千万元；为在市场恶性竞争中占据主动，折扣打了又打、手续费提了又提，从没有人心疼那些不该投入的冤枉钱，个个都大方得很。到了赔偿自己员工的时候，全变成“老抠”了，就像割自己的肉一样心痛。原因无非是人走茶凉，不能为公司创造价值了，自己公司的员工好应付，至少不会给公司制造麻烦。

魏经纶越想越生气，越想越不解，情不自禁地拿起办公桌上的一本《保险实务》，狠狠地摔到地上。部门里的人员都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诧异地朝他坐的那个方向张望。

魏经纶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不好意思地朝跟自己坐得最近的陈艳艳笑了笑，然后站起来走出了办公室。

他再次走进了白宗仁的办公室，把自己的想法跟对方如实进行了汇报，并请总经理室的领导们再酌情考虑考虑。

白宗仁劝慰情绪有些激动的魏经纶，说他本人也感觉三十万元的赔款确实少了点。但在公司费用十分紧张，经营到了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大幅增加赔偿额度可能不太现实，况且赔偿数额是总经理室集体研究决定的，他一个副职虽改变不了总经理室的集体决定，但可以跟总经理室的其他领导再分别沟通沟通，也让魏经纶找总经理李梦香再反映反映。

魏经纶再次走进了李梦香的办公室，把自己的想法跟李梦香又复述了一遍。

李梦香煞有介事地跟魏经纶讲了一番大道理后，承诺跟班子其他领导再商量商量，看看能不能从工会费用中挤出点资金，近期就把钱兑付给付晓滨的家人。

总经理室经过重新研究之后，最终确定在原来赔款数额的基础上再增加五万元。三十五万元是公司赔偿的最高限额了，无论如何不可能再增加了，如果付晓滨的家人对赔款数额还不满意，那就只能通过司法程序解决了。

如果严格按国家赔偿标准计算的话，三十五万元已经远远超过正常赔偿限额了。但像付晓滨这种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三十五万元赔款确实满足不了赡养老人抚养孩子的需要，况且白宗仁代表总经理室跟自己说得再明白不过了，指望总经理室再次更改决定，提高赔偿，不仅不可能，而且可能会引起李梦香等总经理室领导们的反感。他们一定会说魏经纶大局观念不强、政治觉悟不高、自我意识较重，最终结果很有可能是费力不讨好！

魏经纶打开意外伤害保险费率表仔细看了看，然后慢慢闭上眼睛陷入了沉思：

买一份保额三十五万元的意外伤害保险，保险费是五百一二十元，如果按团单费率享受六七折优惠的话，三十五万元的死亡赔偿保险费不过区区三

四百元。如果一个客户花了几百块钱购买了公司的意外伤害保险而出现了死亡的话，公司上至领导下至业务员都会蜂拥而至，又送花圈又送慰问品，以体现公司的贴心服务，最终各种费用加起来绝对不止四十万元。而自己的一个地市公司副总经理死了，而且还是因公殉职，研究来研究去，最终只答应给人家三十五万元的赔偿金，客户的命金贵，难道自己员工的命就不值钱了吗？

魏经纶摸起电话刚拨了几位号码，就又把电话重重地扣上。

这件事情无论如何不能跟杨山坡讲，要是跟他讲了，那家伙嘴特别快，没几天工夫李冬冬肯定就会知道省公司的处理决定了。这个决定，魏经纶作为一个外人都感觉大失所望，何况失去亲人的李冬冬一家人？要是因为对省公司的处理意见不满意而引发其他问题，埋怨自己办事不力是小，气坏了付晓滨的父亲、引起李冬冬的更大悲伤，那事情可就闹大了。

寻思了半天的魏经纶还是拨通了杨山坡的手机。两人寒暄了几句，杨山坡就迫不及待地询问对付晓滨的赔偿问题。魏经纶问杨山坡公司应该赔偿付晓滨家人多少钱比较合适时，杨山坡想也没想地说，应该不会少于六十万，再少就无法跟老付的家人交待了。

魏经纶问杨山坡手头上还有多少钱，如果暂时用不着的话，借他几万元，他临时有点急用。

杨山坡问魏经纶借钱干什么，魏经纶只说有点急用让他不要再问了，也不要把自己找他借钱的事情告诉柳叶，最好连白雪也不要讲。

杨山坡笑着说，借钱的事情他可以告诉柳叶，但不告诉白雪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因为他们家的财政大权一直掌控在白雪手里，别说是三五万了，就是三五千他手头上也没有。杨山坡说，结婚前，白雪就跟他约定，要求他有事一定要跟她先请示后办理，尤其是在花钱方面。所以两人一结婚，杨山坡就乖乖地把工资卡上交给了白雪。

魏经纶禁不住地笑出了声：“真是一个听话的好孩子啊！算了吧，那就不麻烦您老人家了！”

魏经纶挂断电话没多久，杨山坡又把电话打过来，说他偷偷地存了点“私房钱”，不多，也就两三万块钱，是准备将来急用的。既然魏经纶有事要用，那就先借给他急用一下，但无论如何不能在白雪面前把这件事情说漏了，

要是让白雪知道了，非剥了他的皮不可！

魏经纶让杨山坡尽快把钱打入他的个人账户，并承诺三五个月内就还钱，不会耽误杨山坡“急需之用”的。最后魏经纶还跟杨山坡开玩笑说，他已经掌握了杨山坡的铁证，如果杨山坡以后做出对不起哥们的事情，他一定会在第一时间把“铁证”交到白雪的手上，让他死得很难看。

杨山坡知道魏经纶不是那种人，哈哈笑着说：“交给白雪就交给白雪，她还能把我吃了？大不了咱也跟哥们一样，玩一次现代浪漫。”

魏经纶知道杨山坡就是嘴上的功夫，把他狠狠地奚落了一顿，催促杨山坡尽快去银行汇钱。

周五，魏经纶从省城回到了滨城，代表省公司领导看望了付晓滨的老父亲，并把李冬冬一起召集到付晓滨老父亲的家里。

“省公司对老付的赔偿款已经下来了，一共四十五万元，虽然数额不是太理想，但省公司领导们已经是多次召开会议才确定下来的。”魏经纶说着，把一个银行储蓄卡放到了李冬冬和付晓滨父亲的面前。

看着面前的那张银行卡，李冬冬禁不住眼泪哗哗地往下掉，她知道放在自己面前的不是一张普通的银行卡，而是付晓滨用生命换来的。

付晓滨的父亲把银行卡推到李冬冬面前，让儿媳把卡收好，抽时间去银行替付迪存个定期，等将来孩子上学的时候用。付晓滨的父亲十分感伤地说他已经老了，花不了什么钱了，国家每月发给他的七八百元退休金已经足够了！

李冬冬不说话，只是不停地流泪。

付晓滨的父亲去自己的房间休息后，魏经纶陪着李冬冬静静地坐着，好长时间没说一句话。

待李冬冬停止哭泣，魏经纶声音哽咽地说：“老付已经走了，老人和孩子都需要你照顾，你必须尽快振作起来，这个家需要你。关于老付的赔偿问题，我已经尽力了，以后家里要是遇上什么困难的话，我和山坡都会尽力帮助你的。”

李冬冬慢慢地抬起头，用她那双充满抑郁与柔情的眼睛盯着魏经纶看了好大一会儿，喃喃地说：“行啊，公司给多少咱就拿多少吧。晓滨已经走了，咱不能为了钱让他在那边没面子、不安生啊！谢谢你呀！”